

原住民文學研究概述

蔡佩含

一、前言

除了對既有原住民文學作品的分析之外，今年的研究也呈現幾個有趣的面向：第一，針對作家的文本分析幾乎集中在「長篇小說」這個文類，一方面展現了近幾年原住民作家經營長篇小說的成果，作品的產量豐沛，帶動了研究能量的投注，亦可能與創作補助有關，創作／研究趨向／補助案之間呈現何種共生關係，是值得思索的議題。第二，「非原民作家」書寫的「原住民相關」作品，諸如19世紀西方旅者的行旅筆記、日治時期日本作家對於原住民投射的想像，戰後多族群論述下的原／漢書寫，以及近幾年以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的小說等，都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第三，在文學文本之外，原住民歌謠、影像及聲音等跨媒介文本的研究，數量上有大幅增長。以下將分為「翻譯、跨域及比較文學視野」、「作家作品論著」、「歌謠、影像與新媒介」以及「原住民族相關書寫」幾個大項，分別進行概述。

二、翻譯、跨域及比較文學視野

在2000年後，譯介至法國的台灣文學作品漸趨多元化，幾位原住民作家如拓拔斯·塔瑪匹瑪、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利格拉樂·阿媧、霍斯陸曼·伐伐等人的作品陸續有了法國譯本。今年有兩篇獲台灣文

學館「台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的學位論文，恰好都與原住民文學的翻譯有關，也分別從不同視角詮釋原住民文學作品的法譯現象。王秋今的博士論文〈生態智慧：當代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在法國的翻譯與傳播〉回溯台灣原住民作家法譯本的歷史脈絡，以生態學的視角詮釋這些作品在法國的翻譯與傳播。林豪森則從文本內部剖析跨語境的翻譯策略，〈台灣文學法譯的翻譯語境與實踐：以鍾理和、夏曼·藍波安與吳明益作品為例〉將作者、讀者、譯者、體制機構等都視為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透過考察原著作者書寫的多語現象，以及不同譯者對台灣文學多語環境的認知，分析譯者們各自採取的翻譯策略與實踐。林豪森另外一篇會議論文〈*Mata no angit*下的「現場」、「族群」與「島嶼」：以《大海之眼*Mata nu Wawa*》中法文譯本為例〉則聚焦在夏曼·藍波安的作品《大海之眼》，¹說明法國譯者如何以「厚實翻譯」的策略，不避諱地讓「譯者」的位置現身，迎合夏曼·藍波安書寫時運用達悟語，讓讀者進入文化脈絡及知識語境的企圖。

陳榮彬同樣關注「厚實翻譯」在台灣文學文本的實踐，但把重點放在「譯者」說話

¹ 林豪森，〈*Mata no angit*下的「現場」、「族群」與「島嶼」：以《大海之眼*Mata nu Wawa*》中法文譯本為例〉，「台灣文學學會年會」論文（台灣文學學會主辦，10月26日）。

的位置，以及在翻譯過程中書寫的譯注、譯序和導讀等「側文本」上，〈論李仙得與必麒麟——兩個十九世紀福爾摩沙文本的「厚實翻譯」詮釋〉這篇論文討論李仙得踏查日記和必麒麟的遊記，²這兩個「福爾摩沙文本」是我們了解當時原住民族部落面貌及族群互動的重要史料。陳榮彬指出當中牽涉到族群語彙、地名和人名的翻譯，都可以看出譯者在「厚實翻譯」的過程裡也表露出時代性與各自說話的立場。

另外一篇涉及「翻譯」的論文，為童信志的〈語言自覺意識下的自我研究：排灣口傳敘事文學的幾點觀察〉，³此文指出排灣族的口傳文學敘事長期以來必須仰賴於「文字化」才得以進行文本研究，在1880-1990年之間的研究文本都是以日文、華文的譯文為主，在歷經轉譯的過程中，往往無法還原早期部落社會的語意及語言使用當下的背景，也喪失本來口說的韻律及趣味。但近二十年來，族語書面化的成果，使族人有機會更細緻的記錄這些珍貴的口傳故事，深化口傳文學敘事的內涵，開啟更多研究的方向。此文與前述提及的「翻譯路徑」有相當大的不同，提供我們從翻譯視角詮釋文學敘事與文化語境等面向，是相當有趣的參照。

探問台灣在世界文學當中的位置，以及在「南島」框架下台灣原住民文學與其他南島族群的文學如何進行更深刻、更有機的交流，是近幾年原住民族研究相當關注的議題。原民會與文化部合作的「南島文化選集

翻譯計畫」從2018年延續至今，在今年度也出版了兩部專書，雖然並不直接論及原住民文學，但這些書籍的譯介應該能提供原住民文學研究相當重要的延伸及參考。《穿越當代與過去的傳統太平洋領袖》論及薩摩亞、紐西蘭、斐濟、東加等太平洋島國「酋長」與國家之間權力關係的變動，以及自傳統領袖所延伸的文化精神及身分認同的當代意義。另外一本《鳥行之徑：毛利及其玻里尼西亞祖先的壯闊航程》除了回溯南島遷移史，也帶領讀者們了解南島族群航行在各島嶼間的身體經驗，應能與台灣達悟族的海洋文學及影像文本，展開相當有趣的對話。以「南島」為核心命題的「聚合・開放：2024 南島文化學術論壇」，論壇主題包含「物質文化的力量與精神」、「台東原住民族生命力」、「原住民族在地藝術行動與國際化」、「世界南島語族的考古學和語言學研究」、「台東與世界南島」等，邀請作家亞榮隆・撒可努、孫大川，紀錄片導演張也海、夏曼、蔡政良、汪智博、簡齊儒、鄭宜豪等人分享在地知識、原住民音樂及影像創作、國際交流經驗，並一同思索台東如何與世界南島建立更深的連結。

林瑾鈺的〈超越人類世：《棲息地臨界點》的生態詩學〉以關島原住民詩人Craig Santos Perez的詩集《棲息地臨界點》(Habitat Threshold)為討論對象，⁴分析作者混用查莫洛語及英語，以太平洋文化的集體記憶為基礎，一方面回應原住民族的認同危機，另一方面也運用詩歌帶來解決生態危機的核心力量，並指出唯有復振太平洋島嶼的文化，重

2 陳榮彬，〈論李仙得與必麒麟——兩個十九世紀福爾摩沙文本的「厚實翻譯」詮釋〉，《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8期（4月），頁139-174。

3 童信志，〈語言自覺意識下的自我研究：排灣口傳敘事文學的幾點觀察〉，《原住民族文獻》59期（6月），頁46-66。

4 林瑾鈺，〈超越人類世：《棲息地臨界點》的生態詩學〉，《中科大學報》11卷1期（12月），頁91-115。

新反思定義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才能激發永續發展的動能。此篇論文雖以介紹關島詩人為焦點，但仍提供了南島比較文學的新視野。不過許明智則指出，在將台灣原住民作家與其他國家原住民文學的「跨域」視野之外，台灣原住民作家的作品內部，其實便存有跨國對話的省思，〈「第四世界」與原住民族文學的跨國「語／嶼」系：以夏曼·藍波安與馬紹·阿紀的作品為例〉這篇論文，⁵用「第四世界」當作主要的框架，分別從「空間移動」及「時間洄游」兩個面向剖析作品，指出夏曼·藍波安透過文學敘事，建立起弱小島民抵抗殖民霸權的跨國連結，馬紹·阿紀也在與愛努族的交流當中尋獲自我認同的動力，而這種「跨語／跨嶼」的第四世界視角，承啟了「在移動當中不斷回歸」的認同形式，使得部落的回歸更具世界性的意義。

三、作家作品論著

今年度關於原住民作家作品的專論，集中在長篇小說這個文類上，以夏曼·藍波安及巴代的討論為最多，另有幾篇關於多馬斯·哈漾、希巨·蘇飛、Nakao Eki Pacidal、卜袞的作品分析。

近幾年針對夏曼·藍波安作品的研究數量驚人，除了前述跨域、跨國、跨語、翻譯的研究視角之外，殖民歷史、自然生態觀、空間等議題也經常將其作品列為重要的討論對象，足見夏曼·藍波安文學內涵的深遠廣博。余銘湘在〈論夏曼·藍波安《沒有信箱

5 許明智，〈「第四世界」與原住民族文學的跨國「語／嶼」系：以夏曼·藍波安與馬紹·阿紀的作品為例〉，《原住民族文獻》60期（8月），頁8-29。

的男人》中的歷史重構與島嶼對話〉一文中，⁶闡述此部長篇小說有意識地重構達悟史來對抗官方的權力壓迫，對文明／野蠻的本質性提出反思，並指出小說尾聲海洋民族與遊牧民族的相視，表現出弱勢群體的共情，建立跨族群關係的反思。郭曉琳的〈成為原住民的「眼睛」——論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與《大海之眼Mata nu Wawa》中的「原民現身」〉借重James Clifford在《復返：二十一世紀成為原住民》的理論框架，嘗試詮釋夏曼·藍波安文學裡「原民現身」的政治宣告。⁷郭曉琳認為「眼睛」此一經常在夏曼作品裡重要的文學語言，是傳統的達悟之眼／現代文明之眼接軌的重要橋樑，並以「文化中介者」的角色，融合在地觀點及流動視域介入華語文學場域，在文化翻譯的過程重新思考原住民認同的定位。李天群、彭瀚霆〈台灣·蘭嶼：拉鋸的族群空間——以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為中心討論〉則從強調族群身分、⁸文化傳承與社會互動的「族群空間」視角觀察夏曼·藍波安作品裡台灣／蘭嶼、陸地／海洋思維之間的差異與對照。

另外，以作家巴代的長篇小說為對象的論文，有謝琬湧在第46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上發表的〈巴代《巫旅》中微不足道的「自然」語言表現〉，以及兩篇碩士論文，

6 余銘湘，〈論夏曼·藍波安《沒有信箱的男人》中的歷史重構與島嶼對話〉，《淡江中文學報》50期（6月），頁203-241。

7 郭曉琳，〈成為原住民的「眼睛」——論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與《大海之眼Mata nu Wawa》中的「原民現身」〉，《台大中文學報》86期（9月），頁101-137。

8 李天群、彭瀚霆，〈台灣·蘭嶼：拉鋸的族群空間——以夏曼·藍波安《天空的眼睛》為中心討論〉，「海洋文化研究生論壇」論文（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所主辦，6月7日）。

分別從歷史詮釋及男性情誼的視角切入。沈欣蓉的〈從部落戰士到國家兵：以巴代的小說為例〉嘗試在巴代的小說之外，輔以口述歷史、日治時期的調查文獻等史料，勾勒出原住民族與「國家」之間交錯複雜的關係，而巴代的小說經常以原住民族及其他族群的雙重視角交錯，呈現不同的史觀，並表現出原住民族的能動性以及在時代洪流下堅毅不拔的樣貌，翻轉了主流觀點的戰爭敘事。另一篇蘇娟雅的〈台灣清領歷史小說的男性情誼敘事：以錢真《羅漢門》、巴代《月津》為例〉則從角色特質、氣味隱藏的情慾與階級等面向，討論巴代在小說當中的敘事策略，帶出清代「有所保留」及「難以啟齒」的同性之愛。

馬翊航的〈做對與糾纏：《成為真正的人》與《亂步萬水千山》中原住民、同志與歷史的再想像〉也是將非原民作家與原民作家Nakao Eki Pacidal的作品並置比較。⁹馬翊航以「做對」一詞裡「對峙」又「對偶」的雙重意涵為視角切入，指出這兩部作品與過往同志文學處理認同、差異、抵抗等概念不太相同，反倒是透過男男主題，結合族群社群關係與傳統知識，開啟新的歷史想像。鄭文琦的〈以檳榔入詩：台灣現代詩中的「漢／原」文化認同圖像初探〉同樣從比較的觀點出發，¹⁰以「檳榔」為主要意象，分析陳千武〈檳榔樹〉、陳黎〈部落格・一七四七—《番社采風圖》八首〉及Nakao Eki Pacidal的〈采風番社圖外〉詩作中各自的自我圖像以

及文化認同的複雜性。

族群與歷史的糾葛，一直是原住民文學作品裡相當重要的命題，也是研究者需要細細梳理，拓展論述與批判之處。吳政諺的論文〈以魔幻寫實看橫跨百年的原民樣貌：初探《Tayal Balay真正的人》中生命觀論述〉以多馬斯・哈漾的長篇小說為範疇，¹¹討論作者運用魔幻寫實的手法呈現真實的歷史事件，虛實交錯與時間穿越的手法，展現泰雅族人生命觀的深刻內涵。柯幸孜的〈記憶、創傷與救贖——試論希巨・蘇飛《高砂義勇隊》〉從希巨・蘇飛的木雕作品〈高砂的翅膀（歸來）〉及〈大地之母〉，¹²討論他如何運用「羽毛」的視覺意象作為重構文化的象徵符碼，透過藝術作品的轉換再現高砂義勇隊的形象，持續聚合族群記憶的能量，並對這段壓抑、遮蔽的創傷記憶提出反思。

黃梁在《台灣百年新詩（下卷）：精神標竿與文化圖像》中，對布農族詩人卜袞的雙語詩作進行相當全面的耙梳及分析。此章節中將卜袞的詩作區分為「神話考掘」、「靈性思維」、「族群關懷」及「愛情親情」四大主題類型，並指出源自布農族語詩的語法構造、修辭譬喻及觀念、想像等，都與台灣的其他漢語詩作有顯著的差異，從語言層面而言，這些雙語詩作對漢語的內涵及語言空間進行了強而有力的劈破和展延；以詩作內涵而言，卜袞表現的宇宙觀、自然生態觀、人性、心靈的觀點，都深化了人類對現實／真實的再反思。

9 馬翊航，〈做對與糾纏：《成為真正的人》與《亂步萬水千山》中原住民、同志與歷史的再想像〉，《台灣文學研究集刊》31期（2月），頁63-94。

10 鄭文琦，〈以檳榔入詩：台灣現代詩中的「漢／原」文化認同圖像初探〉，第21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11月9-10日）。

11 吳政諺，〈以魔幻寫實看橫跨百年的原民樣貌：初探《Tayal Balay真正的人》中生命觀論述〉，「台灣文學學年會」論文。

12 柯幸孜，〈記憶、創傷與救贖——試論希巨・蘇飛《高砂義勇隊》〉，《中正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5期（12月），頁2-30。

四、歌謠、影像與新媒介

黃國超延續對台灣原住民族林班歌的研究，除了在「文化研究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米酒加保利達：原住民卡帶歌謠的生活日常〉之外，也策劃了《有歌一起唱——林班與林班歌》一書。此書介紹「林班歌」的時代背景、社會經濟脈絡、定義、世代的語言轉變、傳播路徑、歌曲形式、風格、台灣林業場域的生活型態等，除了有系統的將過往研究成果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給讀者，也收錄歌手的口述史及重新錄製的音樂專輯，是目前了解「原住民林班歌謠」相當重要的一本著作。

今年度「台灣人類學與民族學會年會」其中的一個子題論壇「我有歌，你有beat嗎？南島流行音樂的新世界」從1996年《檳榔兄弟》專輯串接阿美族水璉部落與巴布亞紐幾內亞的音樂談起，二十多年來至今已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音樂人的作品，嘗試用音樂跨越國界，跨越語言，實踐這個台灣與太平洋島民「南島共同體」的想像。論壇當中，林果萼〈原民青年世代音樂人的故事：用音樂作品實踐自我認同〉一文，藉由對新世代原住民音樂人作品的分析，探究她們如何運用音樂創作以及展演過程，思辯自身的原民意識及身分認同；張洋的〈原住民族流行音樂中的殖民與未殖民——以阿爆〈Thank You〉為例〉，則分析音樂作品中的聽覺表現，並與非洲未來主義、太平洋未來主義、山地龐克等概念對照，探究原住民音樂人如何在異文化的借用當中維持自己的文化元素。戴君珈的〈時間←島嶼：南加州太平洋島民的島嶼雷鬼音樂展演〉則從最受太平洋島民歡迎的音樂類型「島嶼雷鬼樂（island reggae

music）」出發，探究他們如何在墾殖者所建構的空間中，利用島嶼雷鬼樂，重新以「島嶼的時間性」奪回詮釋歷史與文化的主權，此論文也提供我們以「原住民時間主權（Indigenous Temporal Sovereignty）」的視角，重新解讀台灣以及原住民族的流行音樂史。

除了當代流行音樂創作以外，Shura Taylor 吳曉瑩則是從史料回顧原住民音樂在殖民情境下的變貌，〈從《日日新報》看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及其音樂於廣播節目的呈現〉一文考察收錄在《台灣日日新報聲音文化資料庫》當中跟原住民音樂相關的34則電台報導，¹³內容除了有原住民演出原住民音樂／非原住民音樂，也有非原住民使用原民音樂元素與西方音樂融合的廣播節目，吳曉瑩指出，這些聲音的展演，一方面是統治者展現日本帝國現代化進程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藉由原住民孩童或是音樂展演來宣傳皇民化政策，或成為皇民運動的見證，但也是我們透過「音樂」尋找日治時期原住民身影的重要史料。廣播在20世紀初期開始成為新興且強大的媒體，在當時被認為是對公眾、政治文化都有深遠影響力的媒介形式，但在現今的網路時代，社群媒體才是最重要的傳播管道，莊元薰、E Ireng LADHOLOA的〈族群的再現與在線：台灣原住民族群正名的社交媒體實踐〉一文以撒奇萊雅族、¹⁴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西拉雅族在Facebook及Youtube上的活動為觀察範疇，指出這四個族群在「族語」、「祭儀」及「族服」復振

13 Shura Taylor (吳曉瑩)，〈從《日日新報》看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及其音樂於廣播節目的呈現〉，《原住民族文獻》61期（10月），頁8-42。

14 莊元薰、E Ireng LADHOLOA，〈族群的再現與在線：台灣原住民族群正名的社交媒體實踐〉，《傳播與社會學刊》68期（4月），頁85-115。

當中，以族語運用社群媒體發展成效最為顯著，這些社交媒體也促成更強大的凝聚力，甚至召喚族人回返實體部落。

另外一篇徐國明的〈1990年代公共電視與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生產〉則討論公共電影與影像媒介，¹⁵除了回顧1990年代公共電視協助原住民族落實電視媒體實踐的時空背景，指出當時紀實影像的生產已經和電視體系緊密結合，成為紀錄片擴展的重要力量，公共電視在當時也透過原住民記者及影像工作者培訓的計劃，累積了不少相當重要的原住民族影像紀錄。

五、他者之眼：原住民族相關書寫

原住民族長期以來處於「被觀看」的位置，直到日治時期才初步掌握書寫工具，留下零星的文字紀錄，在戰後原住民族運動之後，也才借用漢語，逐步找回為自己發聲的權利。但從19世紀以來旅行者來到台灣留下的冒險遊記，以及日本殖民時期在「帝國之眼」之下的原住民族身影，在官方的文獻史料、人類學家的調查筆記，甚至是文學創作裡，都映照出原住民族在不同歷史情境下的生存樣貌，這也是原住民族研究者長期關注的重要範疇。今年恰巧有數篇會議論文，皆是觀察日本旅行者視角下所再現的「原住民族圖像」，例如簡中昊〈愛情來的若有似無：佐藤春夫的台灣山地旅行與「蕃婦」書寫〉及李貽安的〈原住民族部落行旅的日治印象：以中村古峽〈來自蕃地〉與野上彌生

子〈蕃界的人們〉為論〉，¹⁶還有河野龍也〈佐藤春夫「魔鳥」論—台灣原住民へのまなざし—〉等，¹⁷皆以日治時期日本作家描寫原住民族的作品為討論焦點。谷川舜則是從史料出發，在〈《台灣愛國婦人》的言論活動實踐：理蕃政策下殖民地媒體的另一脈絡〉一文中探究刊物對於「理蕃」政策的回應與實踐。¹⁸

戰後非原住民作家筆下的原住民族，亦是另一討論焦點。今年度在「鍾肇政百歲冥誕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孫大川的演講「鍾肇政文學實踐與原住民：一個舞台工人的回響」以及尹振光的論文〈族群的書寫倫理——〈卑南平原〉的原住民族再現〉，皆是回溯鍾肇政作品裡的多族群書寫。客家族群與台灣原住民族在生存空間上有所疊合，語言的混用及生存記憶的交織糾葛，應是值得再深入探究的研究範疇。

六、小結

綜觀本年度的原住民文學研究論文，可以看到「翻譯」作為研究視角的未來潛力，這一方面與台灣文學場域近幾年推動外譯的路線有關，是在作品經過多語翻譯後，更能被刺激增生的研究主題；另一方面，除了作品的「外譯」，太平洋島嶼的文學、文化與

16 簡中昊，〈愛情來的若有似無：佐藤春夫的台灣山地旅行與「蕃婦」書寫〉，第4屆「名古屋大學・屏東大學文化交流暨論文發表會」論文（屏東大學、日本名古屋大學主辦，6月8日）；李貽安，〈原住民族部落行旅的日治印象：以中村古峽〈來自蕃地〉與野上彌生子〈蕃界的人們〉為論〉，「『台清成政』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論文（台灣大學台文所主辦，11月10日）。

17 河野龍也，〈佐藤春夫「魔鳥」論—台灣原住民へのまなざし—〉、「『異托邦幻境與後歷史症候：現當代文學／影像的多元時空』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12月5-6日）。

18 谷川舜，〈《台灣愛國婦人》的言論活動實踐：理蕃政策下殖民地媒體的另一脈絡〉「台灣文學學會年會」論文。

15 徐國明，〈1990年代公共電視與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生產〉，《原住民族文獻》61期，頁43-58。

音樂的「譯介」，也促成了更深入的「南島共同體」想像，在此脈絡下以比較文學的觀點回應「南島原住民文學」的命題，提供我們對文學文本更多元的閱讀方式。另一方面，長篇小說與新媒介的研究明顯較多，文類產出的社會條件和研究趨向之間的關係，也值得再進一步觀察。